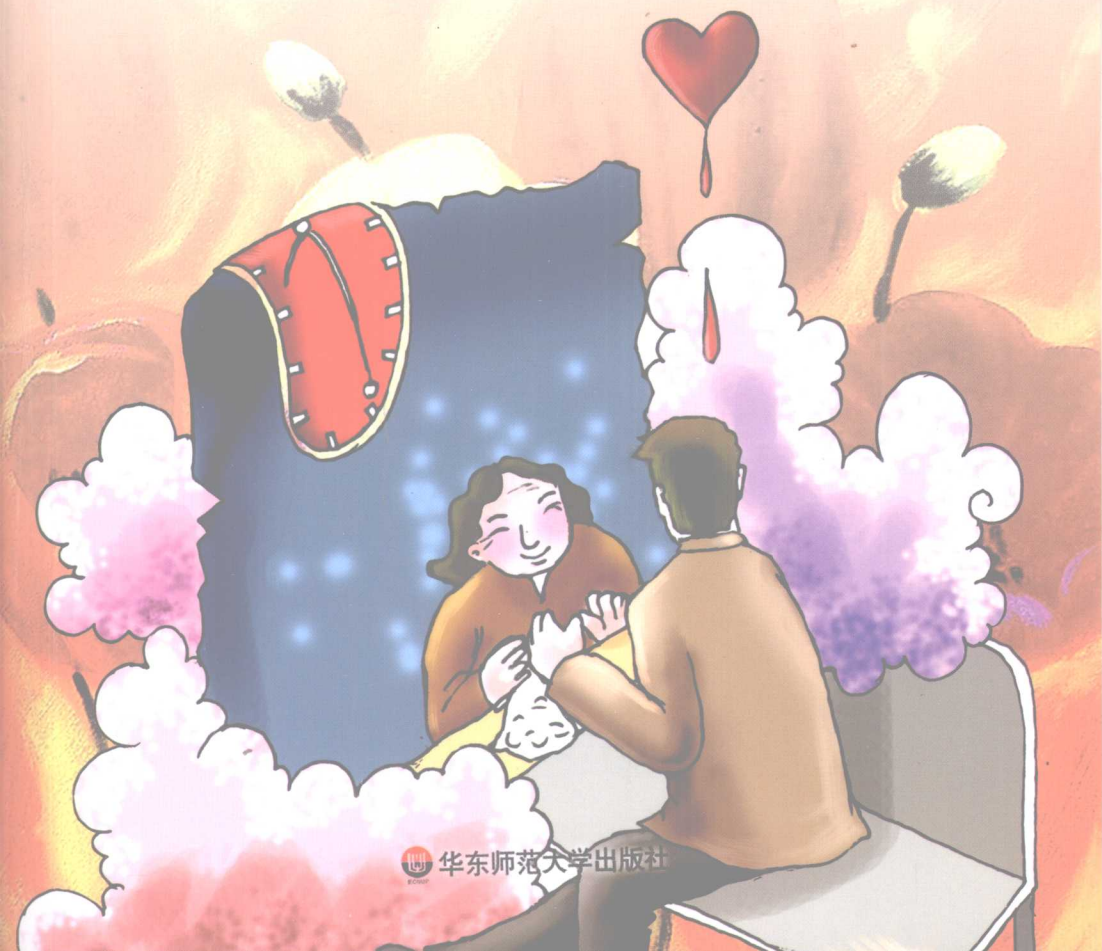


· 感动农民书系 ·

感动农民的 68个母亲

总主编◎滕刚 主编◎侯德云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感动农民书系 ·

感动农民的 68个母亲

总主编◎滕刚 主编◎侯德云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感动农民的68个母亲/滕刚总主编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

(感动农民书系)

ISBN 978-7-5617-6825-9

I.感… II.滕… III.故事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68931号

感动农民的68个母亲

总 主 编 滕 刚
主 编 侯德云

总 策 划 尹全生 黄 棋
统 筹 海 逸
策划编辑 王 海
文字编辑 路 程
执行编辑 沈丽凝
封面设计 李彦生
版式设计 高燕芳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
电话总机 021-62450163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(兼传真)
门市 (邮购) 电话 021-62869887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印 刷 江苏省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mm 32开
印 张 7.75
字 数 172千字
版 次 2009年5月第一版
印 次 2009年5月第一次
印 数 1-8000册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6825-9/I·561
定 价 14.80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,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目 录

第一辑 天下最美的母亲

- 2 如果爱你是我的债/卫宣利
7 粽娘/张以进
10 孩子，下辈子不要再当我的儿子了/赵清川
14 面子和野菜/焦松林
18 赎罪鞋/童树梅
21 黑娘/叶林生
26 喊魂/金 波
29 天下最美的母亲/彭永强
32 开在窗玻璃上的花/乔 迁
36 因为你不原谅我/楚横声
41 改变生命的礼物/杜启龙

第二辑 让我叫你一声娘

- 46 傻娘的刀/郭华悦
50 送给继母的生日礼物/陈永林
53 继母，继母/李 忠
57 试一试母爱有多深/苏发灯
60 姨呀姨，让我叫你一声娘/田 野
66 最后喊声娘/闫玲月
69 干娘的柳条/刘正权
73 账本/周 礼
75 继母情深/乐忆英
77 让孩子笑着跟我走/李绪廷
79 后 妈/张国新

第三辑 谁是世界最疼你的人

- 86 母亲的棉袄/王者归来
90 明亮的天空/周海亮
94 天底下最难堪的母亲/雪小禅
96 让你哭一回/楚横声
101 开花的墙/刘靖安
105 走亲戚/王振东
107 妈妈眼泪像河流/金波
110 母亲的眼泪/天空的天
112 有人在疼你/顾文显
117 以铅笔写出的母爱/一路开花
120 太阳上的母女/张鸣跃

第四辑 被母亲珍藏的名字

- 126 被母亲珍藏的名字/李雪峰
128 爱在烈火焚身中/童树梅
132 三个半角的粽子/颜育俊
135 最高的荣誉/刘东伟
139 她，为我遮挡风雨/王者归来
144 我的回族母亲/叶华荫
149 母亲的“存折”/林夕
152 寄钱/白旭初
154 母亲的生日/李雪峰
156 午夜的守候/刘会然
158 藏在油条里的爱/沈岳明

第五辑 家里有个聚宝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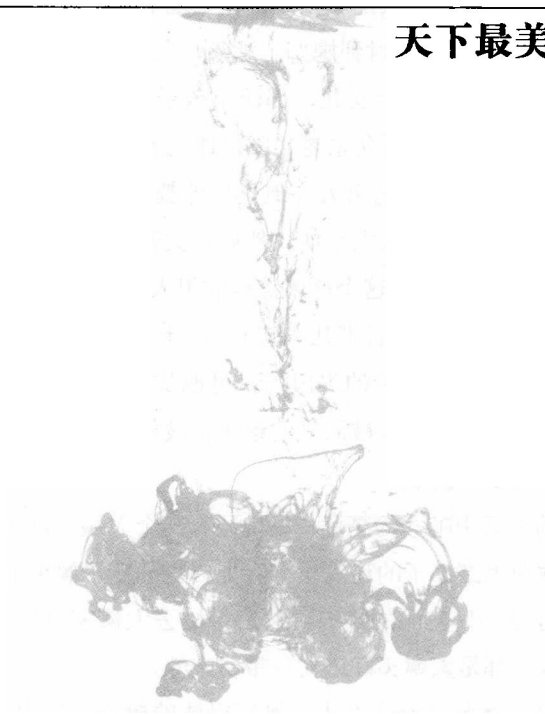
- 162 母亲的肩膀/海棠依旧
164 永远的50分钱/赵友未
167 一道金牌菜/翟德军
171 绞刑架下/符浩勇
173 界碑/蒋小辉
176 家有聚宝盆/徐树建
181 拾掇城市垃圾/蒋寒
184 继母/吕麦
185 母亲创造的奇迹/黄荣才
188 达珍妈妈/蒋小辉
191 母亲的菜园/薛峰

第六辑 娘要嫁人让她嫁

- 194 叫一声娘/闫玲月
197 山的泪流满面/秦德龙
200 出走/临川柴子
203 三个谎言/郭华悦
207 母爱力量/亦农
210 母亲的良苦用心/厉周吉
212 羊乳花/刘东伟
215 钱是啥味道/一冰
218 娘要嫁人让她嫁/刘正权
222 背后那双眼睛/叶雪松
228 过年不回家/崔立
231 野狼谷中的坟茔/王位
235 在那一刻，想起了母亲/杜启龙
237 妈妈的顶针/黄杰

第一辑

天下最美的母亲



如果爱你是我的债

◎ 卫宣利

她4岁的时候就开始明白，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。她的父亲是个干瘪瘦小，只有一只手臂的男人，母亲是个流着鼻涕满村跑的痴呆女人。她听邻居讲，父亲是个孤儿，在工地上被机器绞去了一只胳膊。父亲一直到35岁还没有讨到媳妇。那年，父亲在城里为姥爷的新房装修，姥爷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，那四个孩子个个聪明能干，只有最小的女儿又呆又傻。姥爷看父亲老实靠得住，就把傻闺女给了他。

父亲是个沉默孤僻的男人，他早早地教会她洗衣做饭，教会她帮傻娘洗脸喂饭换衣服清洗大小便。然后，父亲就把她和母亲留在家里，自己出去打工。她不喜欢这个严肃黑瘦的男人，虽然他每次从外面回来，会给她买一小袋瓜子，或者带几本破旧的连环画，会用他完好的那右手，牵着她去街上喝一碗廉价的牛肉汤。可他从来都不知道，她被开水烫破的腿，被镰刀割破的手，被淘气的孩子打破的额头，是怎样流血，愈合，结疤，在心底留下伤痕。

暗淡的生活中唯一的亮色，是她还有一个大姨。每年她生日那天，父亲会给她换上红格子的连衣裙，穿上白色的袜子黑色油亮的小皮鞋，把她打扮得像一只美丽的蝴蝶，然后带她去大姨家过生日。当然，那些裙子皮鞋，都是大姨买好让父亲带回来的。

大姨是个优雅漂亮的女人，她穿得体的旗袍，尖尖的高跟鞋，乌黑的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。看到大姨，她总是想到自己穿着破旧衣衫，肮脏的脸上流着永远都擦不净的鼻涕的母亲。她想，同一个母亲怎么能生出如此截然相反的两个女儿呢？

每次她去，远远地，就看见大姨立在小区的门口，焦急地盯着她来的方向。看到她，大姨是那么急切地扑过来，想去抱她，又觉察出父亲冷漠的目光，看看父亲阴沉着脸，手便又尴尬地缩了回去。她看见大姨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光，嘴唇翕动，想说什么，却只是拉过她的手，说：“宝丫，跟大姨回家。”

她的名字叫唐素云，是父亲给取的。但是大姨一直叫她宝丫，大姨叫她的时候声音那么柔那么暖，很甜很甜的滋味，一直浸到她的心底去。她想，只有母亲对女儿最温柔的呼唤，才是这种味道吧？可是，宝丫，她是谁的宝呢？

她能感觉到，每次从她进入这个家开始，大姨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她。她吃饭，眼睛转到哪盘菜上，大姨就马上把那个菜夹到她碗里；她喝水，大姨兑了凉水怕凉，兑了热水又怕热，反反复复，有几次甚至失手打碎了杯子。

那次，大姨在给她洗澡的时候，看到她身上那些伤疤，问她怎么来的。她就认真地指给大姨看，哪个是做饭时不小心开水烫的，哪个是她保护傻娘时被村里的小四用石头砸的……大姨为她搓背的手不住地抖着，终于慢慢地停下来，然后突然就抱住她哭了。大姨说：“宝丫，我可怜的宝丫……”

大姨冰凉的泪水落在她的脸上，她迟疑了很久，才伸出小手，试探着抹去那张脸上的泪。她问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：“大姨，为什么你不是我妈妈？”

大姨不说话，只是紧紧地抱着她，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12岁之后，她就不肯再去大姨家过生日了。她坐在大姨豪华得像宫殿一样的客厅里，看到父亲和自己的脚在光洁明亮的大理石地板上留下的黑黑的脚印，那么刺眼，刺痛了她的心。

如果贫苦和幸福没有对比，她也能安然过自己的生活。可是大姨，

她那么残酷地将美好的生活展示给她，让她知道原来人还可以享受这样舒适的生活。大姨以为那是对她的怜爱和疼惜，却不知道，那只是更深地照出了她的卑微。

她的性格倔强而自尊，她是学校里最刻苦的学生，因为她渴望离开，离开父亲母亲，离开那个充满苦难给她无数屈辱的家。而努力学习，考上大学，是她离开的唯一途径。

她没有想到，最后使她离开的，竟是一次意外事故。

14岁那年夏天，她去村后的树林里找母亲，从山崖上摔下来。右腿骨折，打了厚厚的石膏。她在医院里昏迷了两天，醒过来看到的第一个人竟是大姨。大姨面容憔悴，乌黑的头发不知什么时候竟变成了苍灰色，有几缕从鬓角散落下来，满目凄然。大姨抱着她，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：“宝丫，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，再不让你离开我了……”

她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，大姨衣不解带，在她的床前守了两个月。喂她吃饭，给她扎漂亮的小辫，给她熬排骨汤，低声下气地请求护士给她轻些扎针。大姨的目光里总是含着深深的歉疚，躲躲闪闪甚至不敢看她的眼睛。

出院那天，父亲来接她，她听到父亲和大姨在病房外争吵，大姨忽然歇斯底里地哭着说：“我把好好的孩子交给你，你把她弄成这个样子，你还想怎样？要不是因为我妹妹，我能舍得把自己的亲骨肉往虎口里送……”

她的头“嗡”地一下就炸了。竟然是这样，虽然她幻想过很多次，如果大姨是她的母亲，她该有多么幸福。可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竟真的是她的女儿，而且，自己只是一个牺牲品一个交换的筹码。她抓起手边的茶杯，“啪”地摔碎在门上，她说：“我不去你的家。”

她最后还是跟着大姨去了城里的家。因为她摔坏的腿还需要继续

治疗。医生交待要定期来复查，否则可能会留下后遗症。

她终于离开了那个贫苦的家，离开了她痴傻的母亲冷漠的父亲，可是，当她享受着大姨无微不至的照顾时，她觉得她和大姨——这个她本应该叫母亲的女人，中间隔了千山万水。她始终不肯改口叫她妈妈，仍然叫她大姨。

大姨断断续续地告诉她，傻娘不会生孩子，她父亲一直为此耿耿于怀，几次要她把傻娘送回来。当时大姨违反计划生育又生了她，姥爷就和大姨商量把她送给他们，以便将来傻娘跟前有个人照顾。大姨死活不同意，谁都知道，把孩子扔到那样一个家里，无异于往火坑里推。可是姥爷给大姨跪下了，姥爷说：“爸求你……”

她默默听着，没有任何表情。无论怎样解释，她都不会原谅这个女人，她恨她。

大姨努力地想补偿她，送她读最好的学校，请了最优秀的钢琴老师教她弹钢琴。隔三差五地，大姨会抱着一兜水果或者一锅红烧排骨走几站路送到她的学校。逢着双休日，大姨早早就去菜市场，买回她爱吃的菜，自己在厨房里叮叮当地做了一桌子，尽管她吃不了多少。有一次她在电话里说，晚上老是失眠做噩梦，隔天下课时，便看见炎炎烈日下，大姨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抱着一个枕头等在学校门口。大姨得意地拍着枕头说：“里面都是花瓣，我求了好多人弄了这么多，治疗失眠效果很好咧。”

她就这样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开始重塑自我，读了重点大学，能说五种语言，弹得一手好琴，出入高档写字楼，知道哪家的咖啡最地道。她终于彻底融入了这个城市，变成了一个时尚优雅的女子。

但她仍然恨大姨，如果不是她从悬崖上摔下来，她的一生也许就沉寂在那个小山村了。她用险些失去一条腿的代价，改写了自己的命运。

她和大姨说话从来没有超过五句，工作以后就自己搬出去住，大姨打几次电话，她才极不情愿地回来一次，她不愿意看见大姨谦卑讨好的目光。后来，索性远远地嫁了，再也没有了回去的理由。

28岁那年，她有了自己的女儿。大姨千里迢迢地赶了来，帮她照看孩子。月子里，孩子整夜整夜地哭，大姨怕惊扰她睡不好觉，等孩子吃完奶后，就抱到自己的房间里。

有一天晚上她半夜醒来，大姨房里的灯还亮着，她悄悄过去，看见大姨正抱着孩子在房间里来回悠着哄着，嘴里絮絮叨叨地说：“丫头，不管你妈将来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一定得原谅她，不然，妈妈的心也会很疼的。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妈妈，不管她做了多少错事，有一点是不会错的，那就是她对你的爱啊，她会用加倍的爱来还欠下的债……”

灯影里，大姨曾经修长挺拔的身影有些佝偻，步履有些拖拉，大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老了？大姨转过头看见她，呆了呆，尴尬地笑着说：“怎么不睡呢？孩子我看着呢，没事儿。”

她走过去，轻轻环住大姨的腰，把头靠在她的肩上，哽咽着叫：“妈……”

那一声“妈”，在隔了28年之后，终于从她的嘴里喊了出来。母亲一怔，身体颤抖了一下，笑着，泪，却流了一脸。

粽 娘

◎ 张以进

我的老家在浙江中部盆地的山区，山多田少地贫瘠，村民的生活并不富裕。我父亲忠厚老实，整天除了扛锄头就是拿柴刀，没有什么其他本事，加上家中有四个兄弟姐妹，我们的生活过得很清苦。好在母亲有一双巧手，她有一手包粽子的好手艺，村里哪户人家有了红白喜事，都离不开母亲的帮忙，于是，村里人都叫母亲为“粽娘”。

我小时候，由于家里人多，粮食总是不够吃。于是，母亲每次去替人家包粽子，我们就非常高兴。因为母亲忙碌一天一夜后回家，第二天总会带回几个粽子和馒头，那是办了红白喜事的人家送给母亲的“回头货”。于是，我们兄弟姐妹就能美美地吃上一顿，母亲则在旁边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脸上布满了幸福的笑容。但是，有一次，母亲却因为粽子发了大火，还用笞帚打了我们。那一天，我们知道母亲出去包粽子，可是第二天早上，母亲却什么东西也没带给我们。等到母亲下地后，我们就开始四下寻找，终于在碗柜的角落里找到了粽子和馒头，然后像馋猫见到腥鱼一样吃掉了这些东西。母亲回家后，怒气冲冲地把我们四个人召集起来，看到母亲黑着脸拿着笞帚，最小的我一下子吓得大哭起来。听说我们吃了粽子和馒头，母亲用笞帚狠狠地打在大哥的背上。这时候，父亲干活回来，连忙夺下了母亲手中的笞帚。我们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，甚至对母亲还有些怨恨。可没过多久，我们都明白了，原来那些粽子和馒头是母亲留给父亲当干粮的，因为父亲要到离家三十多里远的林场去干活。

父亲去林场以后，母亲更艰辛了。那一年，我们家包了好几回粽子。

包完粽子的第二天，忙碌了一个晚上的母亲，安排好我们几个孩子后，就带着一大袋粽子上路了，每次总是天黑才回家。后来，父亲回家后告诉我们，母亲去林场看他，一天要走六十多里山路。当母亲的粽子送到林场时，父亲和他的同事总是把母亲的粽子藏起来舍不得吃。看着那些充满爱意的粽子，父亲的心头总是暖暖的。

冬去春来，我的两个哥哥成家立业了，姐姐也嫁了出去，父母的双鬓也渐渐出现了白发，幸运的我竟然考上了县重点中学。就在我满怀喜悦地传递好消息的时候，母亲说要到镇上去卖粽子。父亲急了，请外婆来劝阻，可母亲似乎铁了心。当天后半夜，我醒过来时，父亲和母亲正在争吵，母亲说：“孩子要读书，我们哪来的钱？我去卖粽子，能挣几个算几个。”父亲说：“都怪我，没本事挣钱，连累了你。”听了这话，母亲低声哭泣着说：“我们平常人家，夫妻恩爱我就满足了。”

我上高中后没多久，母亲果然在家包起了粽子。母亲下午在家中包好粽子，第二天一大早拿到五里路远的山镇集市去卖。听父亲说，母亲起先只能卖掉几十个粽子，每个粽子赚上一两毛钱。后来，母亲的粽子渐渐卖出了名气，一天能卖上百个。看到母亲整天忙忙碌碌，父亲在空闲时间，也帮着母亲送粽子，卖粽子。有一次我读完书回老家，看到父亲满脸笑容地骑着三轮车，母亲甜蜜地坐在三轮车上，到家的時候，父亲把母亲从车上抱了下来。父母亲那灿烂的笑容定格在我的脑海中，是那么温馨浪漫，久久难以忘怀。

就这样，凭着母亲包粽子赚的钱，我读完了高中，考上了大学。一次又一次地回家，我看到母亲的臉越来越瘦了，腰变得越来越细了，背也越来越弯了，我劝母亲说：“妈妈，大学里我能勤工俭学，学校还会对特困生进行补助，你就不要去卖粽子了。”可是母亲却没有答应，她告诉我说：“等你将来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，那时候，我和你爸爸就在家里享清福。”父亲也在旁边说：“是呀，你母亲忙碌惯了，也闲不住。

再说，大学里哪样不要钱？”就这样，母亲总是按月给我寄上一笔生活费，想到这是母亲包着一个一个粽子含辛茹苦赚出来的钱，我暗暗发誓大学毕业后要好好回报父母亲。

大学四年级毕业那学期的一天，我正在一家单位实习，突然接到了大哥的电话，让我火速回家。我问大哥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大哥说：“母亲怕是不行了。”挂断电话，我一下子呆住了：母亲啊母亲，我马上就要工作了，你再也不要卖粽子为我赚钱了，可残酷的命运却给我开了这样一个玩笑，它要夺去母亲的生命，让我抱憾终身。

我赶紧从杭州往老家赶，途中还特意带上了一大袋嘉兴五芳斋的粽子。说实在的，母亲辛劳了一辈子，我欠母亲的太多了，我早就想让母亲尝尝来自都市的粽子，可每次却懒得中途下车，安慰自己还会有下一次，可这一次，我还能赶得上吗？

当我赶回家中时，父母亲都在一楼的床上，母亲躺在父亲的怀里。看到我，憔悴的脸上露出了笑意，当我把那袋粽子递过去的时候，父亲吼了起来：“粽子，粽子，你还让你妈看粽子，粽子害得你妈还不够吗？”看到父亲泪流满面的样子，我真不知道说什么话好。也许是感觉到父亲对我的责难，母亲艰难地抬起手，示意要我拿个粽子，那一刻，我满眶的泪水终于奔涌而出。

大哥告诉我。母亲腰疼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可总是忍着，还继续包粽子。前几天，劳累过度的母亲终于晕倒了，送到医院检查后，医生诊断为尿毒症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父亲整天陪在母亲的身边，谁也劝不走他。

没多久，母亲就离开了人世。父亲告诉我说，母亲临终前一直拿着我的照片，念叨着我的名字，手中的那张照片一直到死，还是攥得紧紧的。我带去的那袋粽子，父亲也把它烧在了骨灰里，父亲说，那是母亲的临终遗言。

孩子，下辈子不要再当我的儿子了

◎ 赵清川

有个农村老大娘，年轻的时候就熬寡，一把屎一把尿把儿子拉扯大，孩子也争气，考进了大学。老大娘咬紧牙关，四处借钱，终于把儿子送进了大学。

这天，老大娘收到了儿子的信，她看了看邮戳，埋怨邮递员，说：“怎么才送来，要是有什么事情早耽搁了。”老大娘打开信，只写了十几个字：

娘：

冬天来了，我冷啊，另外，学费也没了……

老大娘看了信，赶紧给儿子缝了被子，然后又到邻居家，借了几张作文纸，回到家，密密麻麻地给儿子写信，交代儿子要注意这注意那，不要这不要那，啰啰嗦嗦写了几张。老大娘原来不会写字，儿子读大学后，硬是自己学会了写字。老大娘写好了信，把缝好的被子装进肥料袋里，又把写好的信“掖”进了被子里。

等到第二天一早，老大娘就带着干粮，一步一步，步行着，来到乡里的邮政所。15公里的土路啊，老大娘就一步一步走来了！

老大娘用邮政所的粗笔，弯弯扭扭地在肥料袋上写上儿子的地址和儿子的名字，把肥料袋递给营业员，营业员叫老大娘把肥料袋里的被子掏出来，说是检查一下，说危险品毒品什么的不能邮寄。老大娘把被子从肥料袋里掏出来。营业员又叫老大娘把被子展开。老大娘把被子展开了，她写的那封密密麻麻的信也就暴露了出来。

营业员看到那信，说：“信，不能装进包裹里邮寄，必须装进信封里，再贴邮票，邮寄。这是规定。”老大娘听了营业员的话，感觉自己做贼了一样，不好意思地抬起头，看了看营业员，把那信——也就是那几张纸，掏出来，把包裹递到营业室里。营业员称了包裹的重量，说得5元邮资。老大娘给了营业员5元钱，营业员在包裹上贴上了5元的邮票。

老大娘看到营业员在包裹上贴了邮票，又买了信封和邮票，在信封上写了儿子的地址什么的，把那几张纸装进信封，又贴上邮票，密封好，递给了营业员。营业员接过这封信，习惯性地扔到小磅秤上，称了称重量，说：“超重，需要加贴邮票。”老大娘一听，愣了，脸上很不自然，用央求的口气跟营业员说：“闺女，我身上真的没钱了，你看……能不能……将就着邮寄走？”营业员用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说：“那怎么行？不能违反规定。”营业员说着，把信从营业室里扔出来。其他办理邮寄业务的人听到了老大娘跟营业员的对话，都用一种“特殊”的眼神看着老大娘，好像老大娘做了什么不地道的事情一样。老大娘注意到了其他人的目光，她低下头，从柜台上捡起信，又看了看柜台里的营业员，叹口气，用手轻轻抚摸着信封，一遍，一遍，又一遍，想着什么。忽然，老大娘眼睛一亮，她轻轻地把刚才粘上的信封口揭开，把里边的几张纸掏出来。这几张纸的最后一页写了半张字，有一半是空白的。老大娘先把那半张空白的纸撕下来，然后，又把其他写满字的纸的边缘，一点一点，撕下，这样，那几张纸就变小了许多。

这时候，安静得很，其他办理邮寄业务的人，都睁大了眼睛，奇怪地看着老大娘。这时候，从营业所外进来一个中年人，他也看着老大娘奇怪的动作，不明白老大娘为什么要把好好的信纸撕小。

老大娘把变小的几张纸又叠好，又装进信封里，又叫营业员称重量。大家都明白了，老大娘这样做，是为了减轻信的重量。